



时光有你，花开羽季

HUA YU JI

花羽季

3

浣花
小札

《花羽季》编辑部◎编



《曾经沧海》/月下婵娟

《“小花园”——放课后
私享时光大起底》

《金玉公主逃婚中》/欣玥

《北方有佳人》/小R

《提拉米苏的秋天》/君卿

《勇敢地说“不”》/元宝儿

他的声音有种魔力，
好像只要坚定不移地随它前行，
即使前路布满荆棘，亦无所畏惧。

一切如闻她初次见到尹慕秋的时候，
有阳光，有提拉米苏的香甜，
有猫，还有白衣的少年。

世界那么大，与我结缘的，
都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唯有好好珍惜，
才不负过往的所有馈赠。

吉林摄影出版社



吉林

花羽季
时光有你，花开羽季

时光有你，花开羽季

HUA YU JI

3

浣花
小札

花羽季



《花羽季》编辑部◎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浣花小札 / 《花羽季》编辑部编.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8.6
(花羽季系列; ③)
ISBN 978-7-5498-3617-8

I. ①浣… II. ①花…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3834号

花羽季 ③ 浣花小札

Hua Yu Ji ③ Huanhua Xiaozha

出 版 人	孙洪军
总 策 划	安 雅 张 星
责任编辑	施 岚 胡晓路
特约编辑	杨 宁
图书统筹	蓝 焰 啾 啾 丁蓦然 鹿鸣昔 洛师兄 夏耳耳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袁 萌
作家经纪	卢晓凤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3617-8

定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花羽季

3

目录

CONTENTS



【羽映花年】////////

我想去你心里，住一生（连载3）/ 凌霜降 001

【青葱纪年】////////

晨光远暮流年去 / 龟心似贱 010

提拉米苏的秋天 / 君卿 026

【月光倾城】

1937年的冬天没有你 / 荷屿

037



046

【幻梦空间】

曾经沧海 / 月下婵娟

【天使纪年】////////

北方有佳人 / 小R 058

未遗忘的十二年 / 莞来风急 068

【幻花手杖】////////

柯基与苹果 / 楚觉非 078

【胭脂桃花盟】////////

金玉公主逃婚中 / 欣玥 095

沧海月明珠有泪 / 未澜 105



目录

CONTENTS



【陌上花开】////////

我是个好人，可我从没好好爱过自己 / 麦 九 112

勇敢地说“不” / 元宝儿 114

【星闻纪事】////////

都说演艺圈瞬息万变，

他们的友情却历久弥坚 / 鹿鸣昔 116

【小编日常】

“小花园”放课后私享时光大起底 / 丁暮然

118

122

【焦糖甜心】

高颜值的温柔陷阱

——奇异植物的秘密花园 / 夏耳耳



【纸上私语】////////

木棉花开，你逆风而来 / 小 R 124



连载 3

我想去你心里， 住一生

文 / 凌霜降

图 / DS

凌霜降
白天狂野、暗夜沉默的天蝎女巫，北方度夏、南方过冬，四肢不勤，身无所长，写字为生。喜欢在自己的世界里嬉笑怒骂，用文字演绎烟云人生。

上期回顾：梁晓湛提出要帮那幽幽转学到枫叶女中，如果那幽幽的成绩有进步，他就继续供林染白姐弟上学。那幽幽接受了梁晓湛为她转学的安排，来到新学校，本以为美好的校园生活即将开始，可是她的新舍友姚卉却不断挑战她的底线。



1 Wo Xiang Qu Ni Xinli, Zhu Yisheng

那幽幽入学以来，尽管她比一般女孩更淡定从容，也更理智，但到底是没有见识过太多世面的普通女孩，对学校里的一些设施设备都不知道怎么用，英文也非常差劲，闹过不少笑话。枫叶女中不但是双语教育，还有其他外语的选修班，这里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是从小接受中英文教育，吃穿用度，乃至气质都要比那幽幽大方得体许多。所以，那幽幽作为野丫头、穷姑娘，很明显已经在枫叶女中出名了。

被人叫穷光蛋的事情，那幽幽当然也知道，但她不在乎，她本来就穷呀，现在过得还算好了呢，所以没什么好生气的：“就因为我穷，所以我做的笔记就要被你烧掉？”

那幽幽盯着姚卉，目光灼灼地问出了这句话。

姚卉轻蔑地笑：“对呀，怎样？”

“这样。”那幽幽平静地说出两个字，然后非常迅速地逼近她，在其他三个女孩还没明白过来的时候，她细瘦的胳膊就已经圈住了姚卉的脖子，然后很有技巧地用力，就把姚卉甩到了一边，随后，她快速而精准地拿起姚卉桌面上、床上的东西，包括手机、平板电脑、首饰，一样一样狠狠地砸在地板上。姚卉呆了一秒钟，反应过来立刻冲了过去，那幽幽用另一只同样细瘦的手紧紧地拿着一支笔，笔尖直直地对准了姚卉的脸，尖锐的笔尖看起来就像一件武器：“不要过来，我现在很生气，我可不保证会不会做出什么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练过防身术的。你们打不过我的。”

那幽幽的手很稳，眼神坚定，语气也很冷漠，姚卉她们三个女孩平时欺负人惯了，打耳光、踩一脚什么的，可现在她们对这样不哭不闹，冷静地摔东西的那幽幽有点儿害怕，明明那只是一支笔，她们硬是没敢走过去。

“你住手！”那幽幽在砸一个水晶房子摆件的时候，姚卉大叫一声，“你敢砸，我不会放过你的！”

“哦，听说这个是你最喜欢的，那我要更用力一点儿了。”那幽幽说着，真的就更用力地砸了下去，她依旧冷静，语气甚至有些无赖，“反正我是穷光蛋，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你要怎么不放过我呢？我接着。”

姚卉还在嘴硬：“那幽幽，你！”

那幽幽又砸了一件化妆品：“你在烧掉我的笔记时，没有想过我也会生气吗？”

“你要怎样？”姚卉用手势示意她两个被吓傻的朋友去找老师，语气中对那幽幽有点儿妥协了，“不就烧了你一个笔记本吗？我赔给你不就行了吗？多少钱？说吧。双倍赔你。”

看着那两个女孩惊慌失措地冲出门去找老师，那幽幽更冷静了：“三天之内，把初中三年的复习重点赔给我，否则，我可不知道穷光蛋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我会让校方开除你！”姚卉看着朋友跑出去了，心又硬了起来。那幽幽看着能砸的东西都砸得差不多了，笑嘻嘻地看着姚卉：“就算开除我，我这样的穷丫头，只要还活着，也总有找到你、遇见你的机会。你说呢？”



2 Wo Xiang Qu Ni Xinli, Zhu Yisheng

跑出去的两个女生，带着宿管老师和保安冲进宿舍的时候，那幽幽正拿着一本书躲在书桌后面，而姚卉正发了疯一样拿起随手能够拿到的东西砸她，一路上都听说那幽幽要伤害姚卉的老师和保安就蒙了：这到底是谁欺负谁？

在老师询问的时候，姚卉一直哭一直骂，而那幽幽只是低头说了一句话：“我没伤害她。”

两个人都不愿意和解，校方最后没有办法，只能打电话请家长了。

梁晓湛刚接到电话的时候，眼前闪过的是那幽幽乖巧地说“明白”的样子，心不禁吊了起来，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她真那么好欺负，能十四五岁就敢跑去地下赌场卖饮料？”

虽然这样安慰着自己，可梁晓湛一路开车去学校的时候，心还是悬着的，白悠然也曾暗示过他，女中有女中的问题，小女生之间的小矛盾多着呢。而且，上次虽然没见到那幽幽的舍友，但从宿舍的布置上能看出来那不是个好相与的。



又是一个多月没见了，这次梁晓湛看到那幽幽的时候，愣是吓了一跳，她的皮肤白了许多，也长高了一些，似乎还长了一点儿肉。这小姑娘是植物吗？怎么看起来像是见风就长的样子？

但梁晓湛只扫了一眼那幽幽，便一脸严肃地向在场的老师打招呼。姚卉的母亲也在，精致的妆容，得体的穿着，散发着雍容华贵的气质。她看了一眼制服笔挺的梁晓湛，先是他出色的外貌惊叹了一下，随即别开了目光：长得倒是不错，不过只是个小警察。小警察把孩子送来枫叶女中这种学校做什么？

那幽幽安静地站在一旁，将在场的人的心思看了个门儿清——政教主任因为梁晓湛的年轻有点儿诧异；宿管老师则因为梁晓湛的帅气微红了脸；姚太太起初也有些惊讶，但她随后是看不起梁晓湛的样子；姚卉呢，那神情，惊讶之后居然与宿管老师有点儿相似，看来，长得好看还真是一项特殊技能呀，大家光顾着看梁晓湛了，差点儿都忘了要批评教育她的正事儿了。

那幽幽最后把目光定在了梁晓湛脸上，努力地想揣测他的心思。可如同以往的每一次，她以为自己能通过小表情的变化来摸透梁晓湛的心思，但是她毫无头绪，一时拿不准应该在他面前装无辜，还是要表现得强悍，只能乖巧地站在那儿等他发话。

等政教主任严肃地批评了那幽幽伤人意图的严重性之后，梁晓湛看了一眼脸色微粉的姚卉，嘴角似有笑意地问：“伤得严重吗？去医院了吗？”他的声音似乎有着刻意的温柔与磁性，姚卉白皙的脸顿时又粉了几分，姚太太自是不肯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吃亏：“那幽幽同学的家长，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非得受伤住院才算是大事吗？”

“姚卉同学，我们家幽幽为什么要伤害你？你们吵架了，还是你做了什么让她失控的事情？”梁晓湛也毫不掩饰自己护着那幽幽的意图。

“这位家长你说什么呢？小孩子之间有矛盾肯定是难免的，但动手那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姚太太对梁晓湛的好感顿时都没了，都说越穷越不好惹，她这回是

见识了。大人推卸责任，孩子自然有样学样。

“责任自然要负的。对了，主任，听说这两年和姚卉同学同住的舍友都搬走或者转学了，不知道她们搬走的原因都是什么呢？我听说有一位同学的耳朵还失聪了？”梁晓湛没再与姚太太说话，转而认真地与政教主任讨论问题，“虽然枫叶女中是百年名校，但是，最近也有一些不好的流言。我们把孩子送来，总归是希望孩子能在一个好的环境里得到教育，主任你说是不是？”

梁晓湛的表情诚恳认真，只见政教主任和姚太太的脸几乎瞬间就换了颜色。

那幽幽没想到，看起来像个笨蛋一样的小警察梁晓湛，居然还会这些套路，她简直要为他鼓掌了。

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那幽幽几乎都没有忍住“哇哦，小警察叔叔真帅气”的心情和笑容，直到走在她前面的梁晓湛忽然停住，她愉快的脚步刹车不及撞上了他坚硬的后背，她还没有醒悟过来，先是想这人的后背是石头吗？这么硬，然后又为自己的脸触及他微凉的制服面料愣了一下神儿，才忽然抬头去看慢慢转过身来的梁晓湛，最后，她被看似没有表情却凛然的神色吓住了，嘴巴张了张想要问什么，却突然间失语似的，什么也问不出来。

“都开始欺负人了，本事挺大呀。”梁晓湛盯着那幽幽，语气听起来很轻松，却令那幽幽心里一沉，她心里有个声音说：“坏了，他生气了。”

“我是一时太生气了，所以……”她试图解释，声音细碎。

那幽幽越这样，越令他火气直冒：“所以打算伤害她赔上自己吗？你以为你没成年就不用负责任？是不是想到少管所去住一住才舒坦？”

“我没有……”那幽幽反驳了一半，忽然下了决心，“我不来这里上学了！”

后面半句，她提高了声音，梁晓湛听得很清楚，他沉吟了一小会儿，声音低沉地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那幽幽也愣了一下，但她一想到一年十万元的学费，再想想面前这小警察的薪水，她咬了牙，更坚决地说：“我说，我要退学。”

“理由？”梁晓湛挤出了两个字。

“穷人不应该来这样的学校。”那幽幽也回答得很明确。

梁晓湛久久地盯着眼前这个明明没做什么，却令他很容易就怒火中烧的小姑娘，强忍了好一会儿，才把想摁住她打一顿的念头压了下去。



3 Wo Xiang Qu Ni Xinli, Zhu Yisheng

“不能退学！可以用必要手段保护自己。”梁晓湛拒绝得斩钉截铁，然后他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给那幽幽，迈开腿径直走了。

“凶什么呀，你连我的监护人都不是好吗？”他的背影都离开半天了，那幽幽才说了这句话。她站在原地想了一会儿，又掉头去了办公室，她得去问一问，如果她现在退学，校方能不能把学费退了。

没一会儿，那幽幽就垂头丧气地从办公室里出来了——枫叶女中不好上，退学也不好退，一是学生和学生家长在律师的见证下陈述退学理由；二是所缴纳的学费分文不退。这哪里是什么百年名校，这简直就是霸王学校好吗？

那幽幽垂头丧气地回了教室后，梁晓湛从走廊拐角处的一根柱子后面慢慢走了出来，嘴角微微地扬起，小姑娘这是在担心他交不起这里的学费？

那幽幽确实是不好意思让梁晓湛为自己破费，他只是个小警察，哪里犯得着为她这样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花掉积蓄甚至举债？一年十万块钱都可以供她和林染白姐弟三个人上完大学了。就当她是穷惯了吧，那幽幽心里是真舍不得这钱，虽然花的不是她的钱，可小警察的钱也是钱呀，他虽然凶了点儿，但人不错……

那幽幽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一个好办法，幸好这个学期马上就结束了，两个月后的中考，她死活都不报枫叶女高，应该就可以了吧？再不济，她就写个血书什么的，答应他在普通高中也会好好学习，立誓考个好的大学，还不行吗？

这一天发生的事儿太多，那幽幽晚上回到寝室的时

候，注意力不够集中，把手里的课本往书桌上一放，转身便坐到了床上，但刚坐下去便痛叫一声跳了起来，站起来后屁股还是痛得厉害，她再往自己的床上看过去，密密麻麻一排苍耳刺穿床单，露出一根根尖尖的小刺！

姚卉还没有回来，但是除了她，那幽幽想不出来还有谁会这样做。在是否告状与是否给梁晓湛打电话之间，她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决定不告状也不打电话，只是默默地把她床单下大部分的苍耳都原封不动地放到了姚卉的床单下，然后，她离开宿舍去了图书馆。

姚卉哭闹着找了老师也告诉了家长，那幽幽在老师说要打电话给梁晓湛的时候，淡淡地说了一句：“那顺便也快点儿报警吧，我也因为苍耳受伤了呢。”

姚卉的脸色瞬间就白了。

最后，姚卉自己说算了。

那天睡觉前，那幽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自己的床铺才躺下，躺下之后，又说了一句：“我这个人呢，不会去惹别人，但是，我也不好惹。”

姚卉这样的大小姐想和她这样八岁就摸爬滚打求生存的野丫头斗，怎么斗呀？



4 Wo Xiang Qu Ni Xinli, Zhu Yisheng

直到快中考了，梁晓湛都没再来枫叶女中看过一次那幽幽。

那幽幽趁着周末去了两次林染白那里，每次都拎着两大袋学校发的点心和水果。从小到大，她就没有吃零食的习惯，想着林染墨隔三岔五地要去抽血打针，她就把那些能保存的巧克力、饼干、点心之类的全都攒着带给他们。

林染墨看到那幽幽很高兴，平日里除了说到她感兴趣的与数字有关的话题，否则话很少，但是高兴的时候，就会主动说很多与数字无关的话。林染白的境况好像好了很多，那个叫陆之杉的小警察似乎帮了她不少忙。一切看起来都不错，那幽幽忽然有点儿想见梁晓湛了。

她跑到他上班的公安局门口周围转了快一个下午，愣是没见着梁晓湛的人影儿。



梁晓湛这一天很忙，傍晚终于回到局里的时候，他似乎看到那幽幽的小身板儿在路边的一棵树下闪过，但当时他正押着抓回来的嫌疑人，没仔细去看。半夜忙完下班的时候，他走到监控室，调出了那个时段警局门口周围的监控视频，果然，小姑娘无聊至极地在附近几个路口转来转去，眼睛总是往大门里看。

从局里回家的时候，梁晓湛自己都没察觉他的嘴角一直是微微扬起的。

枫叶女中管理很严格，家长平时探望孩子都必须在学校的亲子中心餐厅里。

梁晓湛第二天一大早就出现在枫叶女中的亲子中心里，那幽幽接到老师的通知说家长来看她，她愣了一下，才抱着书本跑了过去，一见梁晓湛就嚷嚷道：“叔叔，你有什么事情吗？我还有十分钟就要上课了。”

梁晓湛一听她这话，便知道她昨天来找自己其实没什么大事，即使有，看样子她这会儿也不打算说。于是他把他的一大袋子零食饮料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来给你送点儿吃的。我走了。”

“呃？”那幽幽再次望着梁晓湛大步流星地远离了她的视线，才慢慢把自己的目光放回到那包大得占满了整张桌面的零食包上：这是家长终于想起自己供了个学生，在住校需要探望了吗？

中考之前，那幽幽鼓起勇气给梁晓湛打了电话：“我不打算直接升学，我要考其他高中，可以吗？”

电话那头沉吟了两秒钟，才传来了梁晓湛低沉而有磁性的声音：“不行。”

“为什么不行”这句话在那幽幽嘴里转了转，变成了：“那好吧……”

下午，梁晓湛就接到了校方的电话，说那幽幽逃课了，监控视频证明她是在午休时间自己爬树翻过围墙离开学校的。

梁晓湛先去了学校，看了那幽幽越墙逃跑的视频，视频清晰度一般，但那个不超过160厘米身高的瘦小女孩不是那幽幽还能是谁？那个灵巧地爬上一棵榕树，并从榕树的枝丫上翻上围墙消失的身影，又让梁晓湛有一

种想捉住她教训一顿的冲动。

梁晓湛很快就通过特殊途径掌握了那幽幽的行踪。

5 Wo Xiang Qu Ni Xinli, Zhu Yisheng

那幽幽在郊外一座庙宇的许愿树下，身上穿着她以前经常穿的那件普通的宽大T恤和牛仔裤，这三个月里，她真的长高了不少，这让她的牛仔裤显得有点儿短了。

梁晓湛看了一眼她露出来的瘦小白皙的脚踝，浓眉不禁微微锁起，一会儿带她去买几件衣服，合适吧？想到这个“合适”，梁晓湛的眉锁得更紧了。

“枫叶女中为什么收费那么贵，你知道吗？”梁晓湛决定还是试着和那幽幽讲道理，虽然很想揍她，但毕竟是个女孩子……

“因为条件好呗。”那幽幽似乎也不意外梁晓湛这么快就找到了自己，梁晓湛是警察，现在街上到处都是摄像头，他找不到才怪呢。她坐在树下的椅子上，整个人瘫在椅背上，一脸的无所谓。

“好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你想更快地去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要想办法用最短的时间，达到最好的效果。普通高中虽然收费低，自由度高，但是，也意味着你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有可能达到在私立高中的学习效果，甚至你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有可能无法达到好资源给你带来的效益。”梁晓湛在那幽幽旁边坐下，声音温和，循循善诱，“这么说吧，好高中就意味着好大学，好大学就意味着好工作，好工作就意味着好人生。这句话很土，但是，这是普通孩子特别是没有任何背景的孩子的成长真理。”

那幽幽没反驳，但她的脸上写满了不屑。

梁晓湛只好摆出家长的样子：“我工作很忙，没有办法时刻看着你。你的性子太野，需要严格的管教。我既然要供你成人，就不想随便供出一个小太妹来。那样会毁了你。”

“我哪里是小太妹了？”那幽幽坐直身体，问得很随意，梁晓湛却隐约觉得她好似生气了，他不想就此放弃说服她：“在街上发小广告，去麻将馆卖东西，还有

拿着笔威胁人的事情都敢干，你哪儿不像小太妹了？”

“没错呀！我就是小太妹呀！你把小太妹送到贵族学校去，你不觉得可笑吗？”那幽幽这下绷不住了，她是小太妹？她不是小太妹的话，能在大姑一家三口的折磨下活到现在吗？她不是小太妹的话，她早被姚卉的各种小陷阱给整惨了！尽管她小心又小心，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姚卉的坏点子真是没完，昨天她的椅子上被涂了强力胶水，报废了一条裤子后她才站了起来，她的屁股到现在还疼呢！

“认了你是小太妹，就继续上学改造吧。”梁晓湛很淡定，不知道为什么，小女生的情绪化，让他心里生起一种莫名其妙的愉悦感，就像逗个小动物发火一样。



6 Wo Xiang Qu Ni Xinli, Zhu Yisheng

“我不是小太妹！”那幽幽几乎是吼出这句话的，因为太过激动，她的声音有点儿尖细，带着愤怒与委屈，那双盯着梁晓湛的乌黑眸子，似要喷出火来。

她就像一只被激怒的小猫，梁晓湛有一股冲动，想伸出手去顺一顺她的毛，再把她哄一哄。但那幽幽没给他这个机会，转身就跑了。

梁晓湛抬起脚，本来是想跟过去的，但是他又想起了什么，终究还是留在原地，稍微沉默后，他抬头看向树上挂满的各种各样的许愿布条。

小姑娘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跑到许愿树这样的地方来，不是吗？

梁晓湛没按捺住自己的好奇心，他想知道这个小姑娘的愿望是什么，如果是转学，那他就帮她实现好了。

挂在许愿树上的许愿布密密麻麻的，有些布条已经腐烂，每天也都有新的愿望挂上去。在那么多的愿望里，要找出那幽幽的愿望并不容易。但是，梁晓湛还是找到了它。

它被挂在一根结实的树枝上，那幽幽个子不高，需要站到椅子上才能够得着那根树枝，橙红色的愿望布条写着她的愿望：愿我不饿肚子还有学上。愿和林染白恩爱爱一辈子。愿林染墨平安长大不要死掉。

还“恩恩爱爱一辈子”，小丫头从哪儿学来的词儿？这字写得跟小狗爪子画的似的，也不好好练一练。

梁晓湛稍一踮脚，便将那幽幽的愿望布条从树枝上解了下来，放在手里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脸上带着小小的嫌弃，想起刚遇到那幽幽的时候，她明明已经快十六岁了，却又瘦又小，他心里似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头般猛然疼痛了一下，都什么年代了，小姑娘居然还怕饿肚子……

梁晓湛没再将愿望布条挂回去，而是仔细折好放进自己的兜里。当时的梁晓湛是这样想的——这许愿树人来人往、风吹雨打，他把她的愿望收起来比放在这里安全。

梁晓湛没有去找那幽幽，而是去了枫叶女中，他没有去老师办公室，而是去找了宿管老师，年轻的宿管老师看到他的微笑，脸一下子就红了：“你好。”

梁晓湛笑意又深了些：“老师你好，我想来向你了解一下我家孩子近段时间和舍友相处的情况。”

傍晚梁晓湛找到那幽幽的时候，她在一个快递代理点的小库房里，正一边帮林染白整理快件，一边向林染白吐槽梁晓湛：“你说他不就是个小警察吗？傻傻的，自己拿那点工资，还答应供我们三个上学。自己估计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吧？我要是他妈非得气死。我这是为他省钱，他居然还说我是小太妹需要改造！我看他的脑子才需要改造！而且枫叶女中的人都很难相处的，林染白，我告诉你，我每天都像生活在宫斗剧里一样，要是换个老实的，在那里都活不过三天！就我这样的还中招了好几次呢，昨天椅子上的强力胶好厉害，我的屁股现在还疼呢。”

她身形瘦小，手脚麻利，一张嘴絮絮叨叨，手上的活儿却没停。其间林染白搬东西的时候不小心碰了她的臀部一下，她“呀”地尖叫一声：“真的很痛啊。”

尽管宿管老师只对梁晓湛说了几件“小事情”，可每一件都让梁晓湛的心脏发抽，又心疼又生气又无奈。这会儿亲眼看到了她说痛，梁晓湛忽然觉得眼睛有点儿发涩。小姑娘还挺能忍，听说姓姚的小姑娘坐到苍耳后，



请假回家趴了几天。她伤得应该比姚卉重，愣是一节课也没落下。

梁晓湛在门外站了一会儿，两个忙碌的小姑娘才发现他，那幽幽先是吓了一跳，随后脸色如常地继续搬东西，她才不要跟他打招呼呢，谁叫他说她是小太妹来着。虽然她也经常被人这么喊，但她就是不乐意被他说。

梁晓湛有点儿尴尬，清了一下嗓子说道：“我会考虑你转学的事情。你自己尽量考一个好一点儿的高中吧。学费的事情不用你操心。其他事情，我也会想办法解决。”他说完转身就走，但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声音冷了几分，“你再敢这样随便逃课，下次可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梁晓湛走后，林染白拍拍发愣的那幽幽的肩膀：“你还挺拿得住这小警察的嘛。”

听了林染白的话，那幽幽莫名地心里一凛，居然觉得耳根有点儿发热。

初夏的风不闷，路边花坛里的月季不管不顾地开得热烈至极，那幽幽多看了梁晓湛离开的方向一眼，莫名地觉得他走过的地方好像都亲切起来。

当晚那幽幽回到了枫叶女中后，发现宿舍里属于姚卉的东西全都搬走了。周围的人都在讨论姚卉忽然转学的事情，有人说是学校董事会决定的；有人说是校长亲自打电话给了姚卉的父亲；也有人说，姚卉一向自私霸道，之前伤害了很多舍友，其中肯定有很厉害的人物，现在是要她负责的时候了。

这时候，离中考只有一周了。这一周里，那幽幽过得无比痛快。学校的伙食一顿比一顿丰富，补习班的老师一个比一个尽责，宿管老师嘘寒问暖，回到宿舍后自己享受着清静与舒适，再也不用操心哪里有姚卉设置的小陷阱和小麻烦。这日子真是过得太舒服了，如果不是为梁晓湛那点工资考虑，那幽幽都想改变主意，继续留在枫叶女中读高中了。

中考那幽幽考得一般，分数勉强够上市里的一所普通高中。她不是不想考得更好，但已经拼尽全力了，之前浪费的时间太多，基础又太差，老师们都说，考成这样已经算是她的奋斗奇迹了。

那幽幽自己也很高兴，拿着枫叶女中发的进步生奖学金，拉着林染白弟弟去大排档庆祝。当她兴致勃勃地问林染墨期末考了多少分的时候，林染墨的回答让她顿时蒙了：“五百三十七分。”

“林染墨你是怪胎吗？你怎么不去考五百八十分满分呢！”

那幽幽瞪林染墨，十三岁的少年，因为长年病弱而苍白的脸上笑意淡淡地回答她：“我是想考来着，考体育时病了，四十分没了，作文扣了三分，所以只能这样了。”



7 Wo Xiang Qu Ni Xinli, Zhu Yisheng

“林染白，你让他去考科技大学少年班好了。这种天才就不要放在这里碾压我这样的笨蛋了。”那幽幽不服气地说道，“林染墨，你知道我是多拼死拼活的才考到这个分数的吗？就这么被你轻飘飘的一句话秒杀了。”

“我知道呀。”林染墨淡淡地说，“用我这个分数去上你考上的高中，就可以免学费了。毕竟你有小警察愿意供你，我没有呀。”林染墨话挺多的，这说明他的心情很不错。

“那姓陆的小警察不供你们了？”那幽幽又被吓住了，林染白高三了，如果陆之杉不愿意供，林染白可能就真的没有读大学的机会了。

“供呀。但是他要我去考警察学校才供。奇葩吧？”林染白一边吃饭，一边漫不经心地答，难怪她总觉得陆警官有点儿居心不良，说什么她反应敏捷啦，有直觉啦，是天生练武的料子啦，可是她从来没想过要去当警察呀。

“那你要去吗？”那幽幽看着高挑瘦削的林染白，想象着她穿上警服的样子，应该也挺帅气的，“你肯定会去，对不对？读个大学总比没大学读好，对不对？”

“对呀！而且陆之杉说，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甚至可以免学费什么的。”林染白说陆之杉的名字时说得很自然，那幽幽注意到了，她愣了一下，心想：咦，自己怎么就没想过要喊梁晓湛的名字呢？她忽然想起那个长得很漂亮又很有气质的白悠然，总是叫梁晓湛“阿湛。”

那幽幽心里在想事情，眼神就有点儿飘，林染墨一直在看她，见她走神儿，往她碗里夹了几块她喜欢吃的小炒肉。

那幽幽这时却使劲地眨巴了好几下眼睛，似乎要确认视线里的梁晓湛是真是假那般，不会吧，她才想到他，他就出现了？

“小白，小墨。”刚从警局忙完出来的陆之杉拉着梁晓湛出来吃夜宵，也没想到会遇到林染白姐弟。

“太巧了，一起坐吧。”陆之杉一边说着，一边自顾自地拉了一把凳子，在林染白身边坐下，回头招呼后厨的老板，“老板，给我们多炒几个菜。”

梁晓湛看了那幽幽一眼，才拉了一把凳子，坐在那幽幽左手边的空位上。

不大的圆桌，因为两个身形高挑的年轻男人的加入而显得满满当当，那幽幽忽然感觉到有一点儿压力，这压力好似来自梁晓湛，让她不由自主地往右边林染墨的方向移了移。

梁晓湛没放过她的小动作，看了一眼她面前的两个还没打开的啤酒瓶，立刻叫服务员去拿一瓶果粒橙，然后，一声不吭地伸手把她面前的啤酒瓶放到自己面前，又给她的杯子里倒上了果汁。

那幽幽当然也看到了梁晓湛无言的强硬，她低头吐了吐舌头，像个闯了祸又有点儿小得意的孩子。

8 Wo Xiang Qu Ni Xinli, Zhu Yisheng

饭间，陆之杉也问起了林染墨打算考哪所高中，当林染墨说为了免学费，他将选择去那幽幽考上的那所高中的时候，梁晓湛放下手里的啤酒杯看了他一眼。林染墨感觉到梁晓湛的眼神，却并没有回避，但也没有再解释其他理由。

吃得差不多的时候，那幽幽想悄悄起来去把账结了，结果刚拿出钱，就被梁晓湛挡住了：“我来付。”

“那个……我有奖学金。”

梁晓湛看了一眼她似乎马上要变成九分裤的牛仔褲脚，淡淡地说：“留着明天用。明天我休息，带你去买衣服。”

“啊？”那幽幽好一会儿反应不过来，什么叫带她去买衣服？她为什么需要他带着去买衣服？

那幽幽呆呆地看着梁晓湛付完账，把老板赠送的一罐雪碧递给她：“明天十点钟，我到巷口接你，买好衣服再送你回家。”

“哦。”那幽幽接过凉凉的雪碧，心里莫名地冒出一个欢喜的泡泡来，心里想说“不用给我买衣服呀，我自己随便买一件穿就好”之类的话，她一句也说出口了。

跟大姑在一起的第一年，大姑手里还有父母留下的钱，偶尔还是会良心发现给她买一身衣服的。但是，那钱很快被姑父与表哥挥霍光了，后来，她穿的不是旧衣服，就是邻居给的衣服，要不就是林染白实在看不过眼给她买的衣服。幸好她身体长得不快，衣服只要不烂都能穿，能顾着肚子就不错了，她倒也没去想太多。后来有了梁晓湛的帮助，她吃得好了，也长高了不少，以前的衣服就都显小了。她本来也打算明天去给自己买件衣服的。

但是，那幽幽没想到梁晓湛会注意到自己的衣服小了，而且会主动提出要带她去买衣服。

感动吗？

当然。

但是仔细想想，好像又不只是感动那么简单。那时候的那幽幽还很单纯，只想着，等以后自己独立了，能挣钱了，一定也多给梁晓湛买几身衣服还他的恩情。

回到大姑家的这天半夜，梦中的那幽幽忽然被踹门声惊醒，她几乎是床上跳了起来，手飞快地从枕头下摸出一把小刀，一脸警惕地看着似乎随时会被撞破的门。

临睡前她把小屋的门锁得很紧，仔细地检查了所有的螺丝并且加固过，在她十二岁之后，表哥总是在半夜喝醉后想踢她的房门，嘴里还一直骂骂咧咧的。

那幽幽曾听过不怀好意的邻居的调侃，凭借着本能的恐惧，这几年她都像一只惊弓之鸟一样保护着自己。她不但自己想办法一层又一层地加固了小屋的门，每晚睡觉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脱掉身上的衣服，而且总是睡得十分浅，稍有响动，就会做好防御和战斗的准备。



幸好，这一晚，喝多了的表哥在踹了几下门之后，就倒在门外的地板上睡了。但是，那幽幽却再也不敢睡了，半迷糊地坐到了天亮。

9

Wo Xiang Qu Ni Xinli, Zhu Yisheng

第二天一早，梁晓湛把车停在了巷口的对面，那幽幽看着周围熟悉的邻居，其中还有姑父的赌友，她心知如果姑父和表哥知道梁晓湛在供她上学，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情来。于是她走到梁晓湛车边的时候没有上车，只是快速地朝车里的梁晓湛说了一句：“到前面公交站见。”

她语速飞快，说完人就跑了，也跑得飞快。

梁晓湛愣了一下，不太明白小姑娘的意思，但还是发动车子向公交站开了过去。

那幽幽并没有在公交站等着，而是躲在车站拐弯处的一棵树下，梁晓湛的车刚在她身边停下，她打开车门就钻进车里，速度奇快。

梁晓湛看了她一眼，淡淡地问：“做了什么坏事，有人在追你吗？”

“啊？”那幽幽又被问愣了，但随即反应过来，“我没有做坏事！”

“那你在怕什么？”问这话的时候，梁晓湛嘴角微微扬起，她的样子，明明就像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带你去买衣服，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没有。我只是不想熟人看见。”那幽幽说的是实话，但她还在心里加了一句：笨蛋，我是在保护你呀。万一被大姑和姑父那样不讲理的流氓缠上，可够他受的了。

“我供你上学，很见不得人？”梁晓湛也不知道自己心里为何来了一丝莫名的不高兴，不高兴她竟然害怕别人知道他和她在一起。

“不是。”那幽幽彻底不知道如何解释了。她昨晚一夜没睡，早上出门的时候，又被大姑骂了一顿，她现在真是累极了。

“我能睡一会儿吗？到了你叫我。”

“嗯。”梁晓湛应了一声，他还以为那幽幽只不过是想回避话题所以装睡。当她呼吸渐渐平稳，然后小脑袋往他这边垂着垂着忽然就要倒下的时候，他迅速腾出一只手托住了她，然后伸出一根手指，用指尖顶着她的小脑袋，让她靠到车窗那边去。

那幽幽一觉醒来的时候，被车窗外的昏暗吓了一跳：

“天黑了？”

梁晓湛的声音闷闷地从躺倒的驾驶位上传来：“现在是下午一点钟，在地下停车场。”

“我睡了这么久呀。”那幽幽扭动了一下酸痛的身体，小声地抱怨，“睡得好累呀。”

“一大早这么困，你昨晚去做贼了？”梁晓湛调正座椅，打开车门下车。

“没做贼，防贼了。”那幽幽没打算对梁晓湛细说家里的事情，而是转移了话题，“我饿了，叔叔今天包吃吗？”

“不包。”梁晓湛微扬起嘴角，“你不是有奖学金吗？你请我吃饭，我给你买衣服。”

“叔叔，没想到你是这么小气的人呀，连我这点儿奖学金都要算计。”那幽幽嘴上说着，心里却是高兴的，她不习惯总领别人的恩情，能回报一顿饭，感觉也不错。

下期预告：梁晓湛始终觉得枫叶女高更适合那幽幽，于是便随便找了个借口去那幽幽的大姑家要户口本办入学手续。大姑一家巴不得甩掉那幽幽这个“拖油瓶”，于是很痛快地答应了。当晚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梁晓湛决定带那幽幽远离她曾经的生活。

新浪微博@凌霜降，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凌霜降的小说与日常。不仅有实时更新的小说连载，还有小剧场与作家生活日常，快来一起玩耍吧！



文 / 龟心似贱

图 / 高梦雪

晨光远暮 流年去

Light One

叶庭歌第一次见到纪舷飞，是在爸爸承包的郊区农场，这里距离市区足有八十公里，且沿途交通多有崎岖，爸爸开车载她过来花了三个小时，如果坐客车辗转，绝对要花上大半天时间。

事实也正是如此，纪舷飞上午九点约了好友杨烁一起从市区出发，为了不那么累，两人特地包了辆专车，一路兜兜转转，直到下午五点钟，才抵达这个叫“静海”的小村庄。

看见前方竹制的“静海农庄”大招牌，纪舷飞已经很难看的面孔终于有了些许改善，狠狠地捅了捅旁边睡得正酣的杨烁，强压着愠怒似的，咬牙切齿地冲他说了句：“下车！”

杨烁闻言，睁开迷蒙的双眼，四顾看了看，一边打着呵欠一边抬起胳膊看看手表，明显被上面显示的时间震惊到了，眼色一凛，声音略带沙哑地抱怨了一句：“我该不是被你拐卖了吧……”

就这样，两个少年便在暮色四合、人烟稀少的村庄里落地，周围一片静谧唯美，绵延的平原上绿地悠悠，夕阳的橘色光芒饱满而热烈地笼罩在天地间，汽车远去的声响带走了小村最后一丝喧嚣，萤火虫低吟，成就了画面里韵脚完美的诗。

“哟呵，景色不错嘛！”

一下车便开始舒活筋骨的杨烁飞快地清醒过来，且毫无缓冲地过渡到兴奋状态，这个标准的城市男孩，只在小时候跟爸爸下乡考察的时候去过两次郊县，后来长大以后倒是经常跟家人去农家乐游玩，但精心布置的度假村与真正的农村还是很有区别的，此时眼前所见到的风景，才是真正散发着淳朴风情的大自然风光，他忙不迭地掏出手机，臭美自拍过后，跑来跟一脸阴沉的纪舷飞勾肩搭背：“来来来，兄弟，乐一个！”

“有什么可乐的？”虽说明明是纪舷飞拉着杨烁过来的，可他大少爷还是没好气地甩开杨烁，接着双手叉腰环顾四周，他的视线最终再一次落在“静海农庄”那

四个大字前，嘴角不自觉地向旁边一撇——所谓农庄，就是招牌旁边只有一个又小又简陋的农房小院，周围是连成片的稻田，看不出任何农庄应有的气势与风格，好歹，周围搞个木栅栏围一围呀！

性格中兼具矫情与完美主义的纪舷飞是个文艺小青年，对于眼前的状况，有种近乎偏执的不爽与纠结，他无法做到像杨烁一样既来之则安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尽量让自己过得开心——而就是这两个生活态度截然不同又风格鲜明的少年，竟然能从小到大大一路相伴成为好朋友，不知道能否称之为奇迹。

“喂，别那么高冷嘛！”杨烁对纪舷飞的脾气了如指掌，所以才不管他是不是一直摆臭脸，自顾逍遥地晃了晃头，伸手放在嘴里吹了个悠长的口哨，样子惬意极了。

纪舷飞却没好气地丢给这个活宝老友一个白眼，无奈地嘟囔一句：“你就不能安静一会儿……”

不过，也正是因为杨烁这声“不安静”的口哨，令正在田地里跟着爸爸整理麦苗的叶庭歌抬起头来，望见了远处那两道与乡间风景格格不入的身影。

乍一看微微有些奇怪，叶庭歌回过头来稍一思忖，忽然想到什么，直起腰来，眼见那两人朝着自己的方向走过来，心中隐约而起的猜测似乎得到了某种证实。

新晋农场主叶凯旋觉察到女儿的异样，目光循着她的视线注意到由远而近走过来的两个男孩，会心一笑，打趣道：“没想到啊，我女儿也是个看见帅哥就两眼发直的小花痴！”

面对爸爸的揶揄，叶庭歌倒也不恼，一张恬淡小脸甚至漾出几许傲娇，她摘下满是泥土的手套，理了理草帽下的发辫，十分笃定地看着老爸，声音像宣誓一样坚定：“他们是来找我的！”

这下换叶凯旋讶异了，来不及细细琢磨女儿的满脸自负，急忙回头去打量那两个少年，两人身形相似，穿着同系列的黑T恤与休闲裤，却散发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左边那个双手插进裤袋，眉头微蹙，像个生闷气的大少爷；右边的那个一手举着手机拍照，另一只手捏着半截狗尾巴草，不时放进嘴里嚼嚼，一副游戏人生的潇洒模样，

像个从小被宠到大的小少爷。

果然，这两个人越走越近，而赶在他们走过来开口以前，叶庭歌主动往前走了两步，冲着那个“大少爷”道：“你是纪铎飞吧？”

一语出，纪铎飞原本写满不耐的脸上强行覆盖了一层不可思议，一旁的杨烁与叶爸，则是若有所思地对看了一眼，两人不约而同地露出一种“这里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吗”的神情。



事情是这样的：大概是两周以前，叶庭歌在自己经常登录的听歌软件里看到了一条求助弹幕信息，对方声称自己写了一张很满意的歌词，尝试配曲的时候却遇到麻烦，曲子怎么都谱不好，所以想跪求作曲高手一名，指点也好，帮忙谱好也成，一经采纳必有重谢……

跟一般人关注的重点“必有重谢”不同，叶庭歌更感兴趣的是纪铎飞那句“很满意的歌词”，她点开信息查看，不禁有些意外，短短的篇幅，立意朴素，韵味清雅，越读越觉得旋律涌动，当即走到钢琴旁，谱出了一段旋律。

后来，叶庭歌将谱好的曲子发送到求助人提供的邮箱里，没过多久就收到了纪铎飞的回复，欢喜感激之意溢出字面，他还向叶庭歌做了自我介绍，他比叶庭歌大两岁，在本市的艺术学院读大一。最后说到了重点，纪铎飞跟她讨论起版权的归属，直截了当地问她：“我想买断，你想要多少？”

因为不愿意跟“商人纪铎飞”打交道，叶庭歌表示自己只是写着玩的，如果他觉得好听，拿去就是了，可纪铎飞坚持要付报酬，还要当面签署一份授权协议，惹得叶庭歌烦不胜烦，便在邮箱里回了句：“我周末要去郊区的静海农庄干农活，你能找得到我，就跟你签协议……”

原本，她以为自己找了个再正经不过的理由把他打发掉了，却不想，纪铎飞竟是出乎意料地认真对待，费了好一番功夫，找上门来。

纪铎飞在出发的时候意气风发，可颠簸一路见到了叶庭歌，反而耍起了脾气，没好气道：“你是故意要折腾我的吗？没事干吗要来这种鬼地方？”

叶庭歌心想，这人真是没劲，明明是他纠缠不休地非要找来，却说得好像谁求着他来的一样。

她动动嘴巴正想回击，一旁的杨烁一脸和气地凑过来，一手搭在好友的肩膀上，一边看着叶庭歌：“美女，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我饿啦！”

话音一落，纪铎飞的肚子忽然很应景地叫了起来，配合他别别扭扭的臭脸，倒是十分滑稽。

在一旁准备收工的叶爸忍俊不禁，冲着几个人招呼道：“走吧，带你们吃叶叔叔做的肉酱面！”

三个人跟着叶爸回到农屋，肉酱面是他的拿手菜，不出二十分钟，一锅热气腾腾的肉酱面端上桌，三个孩子吃得头都不抬。

他们所在的农庄小院，是叶爸两个月前才拾掇好的，他在大学里的研究院做教授，城市生活过久了，便想要返璞归真，梦想着承包一家农场体会田园生活。近几年，城市附近的郊区县已经被开发得越来越科技化，叶爸辗转寻觅了很久才找到这样一个宁静淡雅的地方，取名“静海农庄”，他还暗下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一点点，把它打造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叶庭歌自然是很支持老爸的做法的，不然也不会一有时间便跑到农场来帮忙，只是她跟叶凯旋怎么也没有想到，如此偏僻简陋的农场，这么快就接待了两位不速之客。

好在气氛还不错，填饱肚子的纪铎飞脸色好看了不少，再一次问起版权的事，叶庭歌一如既往地爽快，直说好曲遇好词本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他喜欢就可以拿去，如果一定要签什么协议，那就签个赠予协议好了。

纪铎飞有些头痛，因为这首歌他之前找了些熟人来听，一个在电视台工作的姐姐推荐他将歌曲送到一个歌曲原创大赛去参赛，为了避免后续麻烦，他觉得还是把曲子买下来比较稳妥，但叶庭歌坚持不肯收报酬，两人